

攀 古 小 廬 雜 著

琴古小廬雜著卷三

日照許瀚

經說附錄

狼尾正

周禮 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疏云狼狼扈道上者謂不繩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瀚謹案狼尾字他無所見恐是狼戾之誤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鄭氏趙氏意同而賈疏卽據趙注爲說故亦云猶今言狼藉也或賈所據本猶作狼戾矣狼狼扈道上狼斷句舉經文也狼扈道上四字解狼字疏連舉狼狼扈道上者疏體每如

此非以狼狽爲疊文也。狼戾又作狼疾。告子篇狼疾人趙注亦以狼藉爲說。狼戾狼疾狼藉一聲之轉。扈雖與藉古音同部而扈戾形近易譌。故疑狼扈卽狼戾也。

曲禮齋者不樂不弔

鄭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王石臞先生曰：不樂之樂當讀如字。不樂不弔各指一事言之。祭統云及其將齋也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瀚案此經唐以前皆如此解。非創論也。鄭以樂詰樂猶以哀詰弔。非謂經文卽哀樂之樂也。釋文於不樂之樂無音出哀樂二字注云：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明。是讀不樂爲如字也。

車驅而驕

釋文騶有三音一仕教反一徐仕達反此皆讀爲騶字一七須  
反此讀爲趨字案讀趨是騶謂人非謂馬此對上攘辟爲言耳  
檀弓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  
此注宋本及考文古本與今本參差瀚謂今本是他本紛紛妄  
改易耳服字釋兩我過矣也是字舉經文也善子游言四字正  
釋是字

司寇惠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云云又云然則彌牟是子木之字  
案彌牟子木或聲轉亂之必非子木名彌牟字也彌牟頻自稱  
於曾子古無自稱字者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裘縣潘邑名釋文縣音亥瀚案以裘縣潘爲三邑文義殊

不順疑邑裘氏縣潘氏爲對文下與字及也裘氏邑名潘氏縣名言與之以裘氏之邑及潘氏之縣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剗其人注百祀畿內百縣之祀翰疑祀言年耳百祀之木卽百年之木謂大木云耳下廢其祀言廢不至者之祀與百祀之祀不相涉又月令季冬及百祀之薪燎此百祀當作百神解亦與百祀之木不同

月令明堂

案月令所言明堂與諸經乖異大爲考禮家所詬病一則爲其十二堂無地可容一則爲其隨時變位有正南面之旨翰謂彼說誠與他經不符若以此爲疑則尙有說竊意此明堂乃是五

區與一堂五室不同蓋猶今之太和中和保和文華武英耳今制惟中和無室餘四殿皆有左右个如此既不患無地可容而亦無不南面之嫌矣

其祀行注爲較壙

校勘記云齊召南校云按壙字當作壇周禮大駉疏引此注作爲較壙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察齊校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疏引此注亦作壇張觀察敦仁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注爲較壙釋文云壙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賈疏引亦作壙正義云較壙或其本作壇與瀚謹案蔡邕獨斷釋五祀之別名云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于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壙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注云一作較壙是蔡鄭同也

拔較同聲假借正文及注兩作壘然則蔡不以爲壘也惟蔡云厚二尺鄭云厚二寸是則異耳

曾子問昏禮節

朱武曹先生訓纂引王石臞先生語云此記所言婿遭喪女改嫁之事本不可爲訓不必曲爲之說漏謹案古今禮制不同君臣也夫婦也學者好以後世所見之禮議古人之禮非滯則刻究於禮無當也此禮以語今人雖三尺童子訝其非也顧自漢唐大儒無議之者直至明時徐師曾張鶴門等乃嘵嘵致辨豈漢唐之儒皆不知禮邪蓋其去古未遠古禮猶有存者習見習聞無可怪異至宋而古禮寢變歷元及明學者不復見古禮久矣故各出其意中之可否以與古人爭其有不合則目其經爲

僞動曰漢儒依託烏呼何古人不知禮者之多多邪

四廟

正義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案上文由天子巡守言之又明言七廟則此不得復舉諸侯言四廟也四當卽六字之誤四六字篆文形近其別甚微易於致誤鄭無注者鄭所據本不誤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

焦黑堂補疏云循案管子幼官爲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骨櫛與正義引隱義異案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矛夏其兵戟注或引作戈中央其兵効秋其兵戈太平御覽引作鐵冬其兵鎗是亦以五

方配合又與管子不同

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明人則有過則君以自治也

鄭注明猶尊也則當爲明廟案明則皆尊字之誤耳明篆文作幽尊篆文作尊尊爛其上下餘中閒四形因誤爲明則篆文作勳尊爛其上餘四形因誤爲則

禮器眾不匡懼注匡猶恐也釋文本作恆

案匡當讀爲皇皇惶通楚詞離世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匡皇古通用詩破斧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四國是匡

楊文正

禮記郊特牲鄉人禡卽論語鄉黨之鄉人讎釋文禡音傷說文  
禡道上祭从示易聲瀚案禡讎聲不相近不能相通借郊特牲

之禡不當从易蓋易之誤也釋文音傷傷亦誤乃傷字耳猶說

文海誣傷而今本誤傷也

宋人引已誤疑誤自大徐本始禡古禮而近於戲其

字當從示易聲讀若傷卽取傷義以音載義也

說文傷輕也从人易聲一日交

易禡正字讎則假借字今且以讎爲正字而禡爲異文舛矣讎

難聲以詩論當屬古韵元部而轉入歌歌古與支合凡易聲字  
皆入支部讎入歌卽入支故得爲禡之假借若禡從易聲則陽

部字安得與歌支部通乎鄭公注郊特牲云禡或爲𧔗或爲讎  
觀鄭此注知鄭公時尙未誤爲禡若作禡則不得或爲𧔗矣注  
鄉黨云讎舊讀爲𧔗是禡讎並與𧔗通𧔗盧聲而有莎音與讎

難聲而轉歌正同莎歌部實支部以其音之溯在ノ固支部也若禡从易聲又安得與歛通乎雖與禡皆難聲釋名禡昵也其本字作暱字林讀人兮反又作聾讀乃兮反見郊特牲釋文訓暱而讀人兮讀乃兮正支部識聾則識難識儻則知禡之从易不从易矣今字書韵書及各經注音讀無不誤从易者不知自何時始釋文與郊特性及周禮司巫注並音傷而無反切疑其時經文猶未誤禡故陸氏但音傷人自了然不須更加反切不虞後人既誤寫經文又誤寫釋文也盧氏札記求其說而不得乃引後世俗語起傷證之非也

說文人部儻行人節也从人難聲詩曰佩玉之儻此於鄉人儻之禮無涉故■儻爲假借字說文示部禡道上祭从示易

聲此又人僕之禮無涉故知郊特牲之禡爲譌字也  
雜記從其昭雖王父母在亦然

注從其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正義中猶閒也若不得祔  
祖則閒去一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高祖之父  
一世祔於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江慎脩先生訓義擇言  
云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溯源  
鄭云祖又祖上祖言士之祖下祖言祖之祖卽高祖也無推及  
高祖之祖之意正義蓋誤會案雖當讀唯

正月日至七月而祔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卽十一月七月卽五月也

深衣善衣之次也

注善衣朝祭之服也論謂善衣卽嘉服也嘉服卽吉服也善嘉  
吉同義

昏義后聽內治

撫本作后聽內職張氏考異云十行本以來皆誤作治阮氏校勘記引惠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又引衛氏集說所載呂大臨馬晞孟說以證之撫謹案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二句明是承上文以聽天下之內治以聽天下之外治二句來細審注疏並無下二句變文作內職之事近世學者重宋本但愛其新奇可喜而不顧文義之安反委曲

以就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義證

晏子春秋內篇標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覲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超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旣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超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文異同而無大德二句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程木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贍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有閒學記十七顧子路曰由初學記引下十匹初學記引有來取二字無此二字中間謂介紹本是士不中道相見御覽四百二作士子之行也清揚婉詩致作青陽宛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邇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事亦見子革子卷一家語致思篇傳

舊不錄

春秋繁露玉英篇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

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不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

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

也至於鄭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抱經云見襄六年同居疑當作國君

目曰莒人滅

鄭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

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子集注引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瀚謹案據韓詩外傳說苑則孔子嘗有此語矣據晏子春秋則晏子嘗有此語矣且晏子以爲吾聞之云云則其語並不始於晏子自古有之矣審知其語爲古語爲晏子語且爲孔子語烏在其有弊耶善哉董子之所以釋經權也大德不踰閑經也小德出入可也權也經窮而後用權未有無故舍經從權者權而猶必歸之經未有恣意反經而可以云權者公羊之學傳自卜子卜子此言蓋斟酌於可以然之域不可以然之域者微矣又荀子王制篇引孔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集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卽本此然則卜子之言不又與孔子之言有同物乎

吳氏者吳才老也好謙先賢其說殊不足據

子夏篤信謹守人也子張譏之正爲其拘拘於小節孔子教之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亦恐其專於小節■心子夏而爲此言正是平時受師友之益一旦豁悟境界賢賢易色章亦然子夏深於禮此蓋因繁文縟節而進窺乎禮之大原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段可爲此章注解

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趙注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恐貌解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明其所以恐也孫宜公音義觳觫丁斛速二音恐貌丁卽用趙義集韵一屋觳觫懼死貌申趙義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斗檄謂之觳觫

四分律卷世二 功德論卷二 又引周成難字斗檄蒙蒙也

正法念經二

分別功德論二蒙蒙蓋卽觳觫之異文凡人物恐懼則斗檄卽戰慄也廣韻一屋蒙丁谷切蒙桑谷切注云蒙蒙動物物言動正斗穀之義僞孫氏正義引廣雅有云蒙蒙死貌素今廣雅無此文廣韻一屋殆古蒙切蒙桑谷切注云殆蒙死貌出廣雅王高郵廣雅疏證引之云孟子彀觫義與蒙蒙同漸謙案二字从夕故廣雅訓死然以解孟子則未合蓋彀觫爲斗檄是惟死非

已死若已死則不能斗斂矣集韵一屋确斂凡三見其一引博雅訓夕也其二不引博雅並訓夕也又見四覺訓殮貌其引博雅與廣韵小異恐是死之爛字要是已死之貌與殮斂之訓恐貌訓懼死貌者音同而義別蓋設斂本恐貌以孟子言若無罪而就死地也引申之爲懼死貌爲其爲懼死貌也又轉而爲死爲殮而別製芻斂二形以當之其原■其流爲二今亦不能分別觀之又廣韵集韵有獨俠二字訓動貌又云獨俠不甯此亦般歟之異文从人蓋以人言也又芻斂多也襲繫新衣也樹檄木也樸檄小木也蟻蟻蟲也形隨義變猶旖施之變爲旖旎要娜哀襄棖棖阿難猗儷阿那惟以音通而無定字也

約勤攷

則雅釋言詁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勤謹戒眾朱武曾先生  
經傳攷證引作約勒注云今勒誤作勤依宋本改勒所見舊本  
爾雅雪牕本吳元恭本皆作勤惟宋單疏本疏中引郭注作勒  
朱所稱宋本疑卽謂此以文義審之約勒似明■約勤然觀錢  
氏十駕齋養新錄曰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于其子弟  
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  
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  
溫沒斯皆書者之誤子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  
或失其眞唯石刻出於當時眞迹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  
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  
通鑑亦作特勒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

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卽特勤瀚謂郭注之約勤約勒正猶唐書之特勤特勒未必勒是而勤非也敕勤與約勤義尤近

閭閻辨

閭閻二字古書多互誤案說文閭菴門也閻所以止扉也義絕相遠諸書以形近誤耳今各依文辨之

爾雅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閭郭注門辟旁長檼也左傳曰高其閭閻閻長杙卽門檼也釋文閭音宏本亦作閻音各郭注本無此字瀚案此作閭者是作閻者誤也說文謂閭所以止扉義正相符爾雅上文櫩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樞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柂長者謂之間郭注別杙所在長短之名義又相符然則郭本閭原作閻故釋之以槩以杙惟不當引左傳高其閭閻爲

證而郭引之者蓋郭所據左傳譌作閭而解左傳者據誤文爲說釋以長杙郭氏見其與雅合訓遽引以爲證而不計左氏之不當作閭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高其閭閻杜注閭門也釋文閭戶旦反說文云閭也汝南平輿縣里門曰閭沈云閑也閭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衙門謂之閭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閭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閭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閭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閭閻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瀚案此作閭者是作閭者誤也陸氏之論當矣說文閭爲門部之第四字其第八字爲閭第九字爲閭弟十字爲閭弟十一字爲閭閻訓閭今本閭誤門依陸氏左傳爾雅釋文引改閭訓里門閭訓里中門閭訓市外門

皆與閭義相比次閭爲門部之弟廿九字其弟廿八字四十字爲閉弟四十一字爲閭弟四十二字爲閻弟三字爲閤弟四十四字爲閻閭訓閔門閑訓閭門閭訓外閑閭訓閑門閭訓以木橫持門戶閭訓閭下牡皆與閭義相比次蓋此部自閭至閻詳門異地之名而閭閻在其中自閭至閻詳門之制自閭至閻詳啟閉之事與聲與物而閭在其中閭與閨義不相及無緣湊合而閭訓巷門巷訓里中道是閨爲閭閻爲里爲里中道閭爲巷門然則閨者閭外之總門閭者閭內之也二字天然相屬乃邢氏爾雅疏謂閨既爲門故郭氏以閭爲長杙卽門屢也杜預云閭門也非郭義也幾於不辨涇渭段氏玉云門旣高則門旁杙亦高不知杙隨門爲高下斷無閭高

而閭猶不高者此何待言昔人顧以此鄭重而告客哉此正陸氏所謂穿鑿者矣

急就篇閭并訛王伯厚補注本作閭注云閭一作閻閻獲耕反顏師古注閭氏之先本周之閭人閭所以止扉今之門柵是也職與其事遂爲姓焉漢有閭孺王氏補注云閭人未詳諸本及廣韵皆作閼史記倉公傳有閼都尉下引爾雅注及左傳釋文又云此篇亦後人所改顏注引爾雅注又引漢有閭孺當爲閼無疑漸案此亦作閼者是作閭者誤也廣韵十九鐸閭字注明引急就章有閭并訛此甚可据顏注所以止扉乃引說文非引爾雅是顏本正作閼而又引漢有閭孺廣韵十三耕閭下亦引漢有閭孺此則未可解豈閭孺才有作閼者邪

瞶駢辨

爾雅一目白瞶二目白魚爾雅釋文瞶作瞶注云音閼本又作  
瞶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間曰瞶說文云戴目也字林作  
駢音同澠謹案說文馬部駢馬一目白曰駢二目白曰魚又目  
部駢戴目也江淮之間謂駢曰瞶瞶目偏合也一日袁視也秦  
語是駢自爲目白馬名瞶自爲目病並非一字爾雅作瞶乃假  
借字其正字當作駢釋文所引蒼頡篇文與說文瞶字義合自  
是目病之瞶非馬目白之駢陸氏旣引字林作駢是字林與說  
文同惟字有从閑从閑之異乃猶不省瞶爲駢之假借直以目  
病之瞶說馬名殊不可解而邵二雲先生正義云相馬者馬目  
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馬之病也亦傳

會之甚矣王文簡師經義述聞駁之是也惟文簡師謂自驥皆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毛色白曰驥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胥駢黑喙驥謂胥與喙邊之毛色也瀚謹案此義疑尙未確細繹爾雅自黑胥駢以下皆非言毛色何以明之胥口耑也此上固不得有毛也以是明之

圉圉圓說

說文第十篇圉圉所以拘罪人一日圉垂也一日圉人掌馬者第六篇圉獄也固守之也是合言之則曰圉分言之則曰圉曰圉短言之則曰圉長言之則曰圉曰圉本無疑義段氏改圉下圉圉作圉圉謂他書作圉圉者同音相假圉者守之也其義別說文本作圉圉者非是又於圉獄也下注云獨上當有圉圉

二字卒部曰圓圍所以拘臯人蓋許作圓圍與他書圓固不同  
也然瀚編考他書從無一二作圓圍與許書同者豈圓固乃許  
獨得之奇而圓固乃古今人所同假而失其本真者乎亦不然  
矣檢韵會有圓說文本作圓之說段氏殆因是致惑歟

藝文攷

說文參商星也瀚案商當讀爲唐唐晉之封地唐皇猶言晉星  
耳左氏昭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  
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  
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夫閼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爲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參不爲唐星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

字則曰唐星原乎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名寶章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

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爲商星混非許書本然也

說文賜下引商書日

賜谷宋小字本改爲虞書按心部引五品不懸作唐書禾部引  
穀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  
唐書之誤與唐星

後人習聞商星不聞唐星又牽於參商之文

誤爲商星正同  
故莫能是正顧氏日知錄譏其昧於天象固爲疏略錢氏養新  
錄定爲參商連讀亦涉訓停段氏注據左傳謂商當爲晉於義  
近之於文未合而又指爲許氏記憶之誤則猶淺之乎竊許氏

也又參从晶多聲徐鼎臣曰參非聲未詳段曰參聲疑後人竄改當作參象形唐風傳曰三星參也天官書天文志皆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蓋參象三星其外則象其畛域與輪參段此說非矣然參一例最爲諧聲則參不得爲象形且疊从晶一曰象形从○參變並从晶參或體又从品汪氏述學內篇謂參變从晶象二星之形是參固以晶爲象形非以參爲象形也攷說文有參夙兩字篆文形近難別參在參部稠髮也从參从人引詩參夙如雲夙在几部新生羽而秉也从几从參唐韻並讀之忍切案參部之參或體作聳从影真聲其韻部所屬劉然可曉凡部之夙書傳罕聞獨聳字从之而从參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參部之參

而强名之耳今索參之參聲蓋凡部之凡非彑部之參也凡之本音蓋屬侵部非如唐韵讀之忍切也說文从彑部之參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貽之重文參从凡部之凡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參體與參同則知其下爲凡部之凡矣參古音屬侵部凡从參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凡部之凡本音固屬侵部矣凡音屬侵部者疑从凡从彑亦聲也許不言聲略也凡作參與彑部之參無別者隸體之變也

讒鼎銘韵辨

錢氏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十六左傳昭三年譏鼎之銘曰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昧與不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韵也澠以戴氏東原王氏石臞所定古韵部分求之惟旦顯同部爲韵餘皆不

同部後與猶一矣部一幽部猶得合韵至昧丕世怠昧脂部不  
之部世祭部怠之部則皆不得爲韵徧考九經楚詞詩蕩世與  
揚害撥韵大戴禮跋昨世與廢韵世聲之字詩十畝之間泄與  
外逝韵民勞泄與渴厲敗大韵板泄與厥韵左傳隱元年泄與  
外韵楚词湘君桓與雪末絕韵無與之部字爲韵者詩賓之初  
筵愈與否史恥韵易雜卦怠與時炎來韵國語越語怠與來灾  
之韵與怠同聲之字詩節南山殆與仕子已韵雨無正殆與仕  
使子友韵元鳥殆與有子韵論語接與歌殆與已韵楚词天問  
殆與止韵惜誦殆與恃韵無與祭部字爲韵者旁及逸周書老  
莊管荀墨韓諸子皆然段氏六書音均表第一部古合韵世字  
下云世本音在弟十五部段氏此即脣祭未分讒鼎銘旦顛爲韵世怠合

韻錢辛楣倉事說蓋知其不可合姑依錢說存疑焉耳謹案世

危不惟非韻並非銘譏怠寔讀爲殆

大言六怠壞也戴氏疏證引廣雅釋之云殆怠古通

用廣雅釋詁一殆壞也王氏疏證引方言釋之云怠與殆通易

義注威駭怠情釋文怠本又作殆論語思而不學則殆釋文依

義當作怠殆危也敗也殆丘下久字相對爲言猶與下況字相對爲

言皆叔向語文義自明杜注以解怠爲說連上句並爲銘詞誤

矣讖鼎魯之岑鼎明堂位作崇鼎鄭注謂文王伐崇古者伐國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是此鼎本崇之重器崇爲殷侯國僞古文

尚書太甲篇先王昧爽丕顯似卽依附此語或此銘是偁殷先

王之德魏晉時猶有所考見也叔向意謂古人如此憂勤惕厲

著之鼎銘後世猶且至於危敗況今君以樂慆憂惟日不悛豈能久乎若如杜注則不能久之意並未明出下二句何以能接

乎且猶字屬銘詞而遽以況字應之亦無此文法故知世愈不  
惟非韵並非銘詞也

石邱赭邱攷

孟子告子篇宋邾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趙襄子石邱地名舊疏  
云宋地自周齊邱四書釋地焦禮堂孟子正莫能詳其地  
渤海案石邱赭邱也左氏春秋昭廿一年傳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  
與華氏戰于赭邱杜注赭邱宋地蓋卽其地毛詩秦風終南頌  
如渥丹陸氏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柘柘赭也王氏詩攷云韓  
詩頌如渥柘外傳作渥赭是赭柘同字也說文有赭無柘赭從  
赤者聲柘蓋從水石聲柘所以染故从水者石古音同在魚部

故赫石得爲一字赭可爲石則亦可爲石舊疏稱爲宋地亦有所聞而未得其詳歟

曲棘正義已辨

左傳昭廿六年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曲字疑衍蓋涉上文宋元公卒於曲棘而誤也經廿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杜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亭宋地是曲棘爲宋地甚明是時魯君居鄆鄆魯地在今山東東平齊侯所以居公者曲棘在今河南杞縣齊侯謀納魯君無由遠涉宋地且梁邱據方以宋公卒於曲棘恐齊侯豈復使齊侯待於曲棘乎案齊故有地名棘在今臨淄縣昭十年傳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戰

里亭又水經淄水注引鄭志張遂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是齊自有棘而非曲棘明曲字爲衍文矣據意蓋欲齊君止於己國而使羣臣從魯君於郭以觀成敗必於棘者時齊師方至棘據受賄而止君傳言申豐從女賈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齣云云知齊師已出齊侯與據在師中也

左傳定八年公敘處父與陽氏戰於棘下杜注城内地名是魯亦有棘下然鄭氏明言齊田氏時又言齊人號之棘下生則知鄭所云棘下乃齊地也路史云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櫟唐有棘陽趙有子棘宋有大棘有曲棘鄭有上棘棘澤有棘津而齊魯亦皆有棘矣

荀子成相篇句例說

謝金闢先生注云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翰案此說句法乃其大體其中亦小有變通如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敦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末二句則上六字下五字也上壅蔽失輔勢往用讒夫不能制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與此正同天乙湯論舉當身諫卡隨舉年光道古聖賢基必張則兩七字句之間更無四字句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可託於成相以喻意與此正同成相竭辭不諱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雖末二句上下各四字揆之文義無所缺失蓋其音節應爾非有脫誤漢書藝文志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伯厚云淮南王

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是古人別有此文體其音節長短必  
有定制又必有正調有變調以極其抑揚抗墜頓挫疾徐之妙  
非可執一論也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  
詐鮮無災江氏晉三先秦韵讀於願陳辭下注云脫一句或是  
也全篇每章起句無用三字單句者而願陳辭下卽接以世亂  
惡善不此治此字不知所指文義亦未完足也其餘間有參差  
皆由脫衍如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  
挹必參天而有勢上脫一字也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恭仁人  
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精糠上行人字也禹勞心力  
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江氏韵  
讀首句刪心字瀚謂當刪禹字此言堯勞心力以治天下舉舜

任之乃得休息無緣說禹殆寫者因上文舜授禹下文禹有功等句誤衍耳禹溥士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舉陶橫葷直成爲輔王伯厚因學紀閒據呂氏春秋考直成爲眞窺之異文謝氏從而申之謂窺與成音同呂書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瀚謂如此義當矣而句仍不協疑成爲輔三字相屬爲義而成上脫窺字耳至直與二字孰是孰非則不可知也正是惡心無度邪枉回避失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或曰下無獨字謝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瀚案謝說是也朱子楚辭後語已刪之矣

賦篇衍文

知賦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瀚案此文衍誤句讀

全非足益戾字之誤屬上爲句窮亦誤字而不知其當爲何字  
要當連下百姓爲句姓字韵也待之而後寧泰六字皆衍文寫  
者因百姓二字遂誤寫下文待之而後寧五字於此泰字本是  
天字寫者既寫待之而後寧句又欲接寫天下待之而後平句  
甫寫天字覺其誤而止後之傳寫者不知訂正又誤天作太太  
又變作泰楊注不得其說又欲改寧泰爲泰寧異書燕說展轉  
益不可曉不知百姓待之而後寧乃下文答辭豈得於問辭中  
先有之如曰互應則下文祇曰寧又何須加泰耶反復本文其  
誤自見江晉三乃從楊注徑改寧泰爲泰寧卻刪去下文百姓  
待之而後寧也句顛倒甚矣

丹書

荀子議兵篇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吉滅詩正  
羽結與滅威

荀可證從凶韵計  
死誣大戴作義

大戴禮作篇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王氏跋作注引學記正義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

凶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黃帝居民上惴惴若臨深渊舜居民上矜矜當作兢兢後人如改矜音亂之也如履薄冰禹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嵩山聲與濟水  
矜冰韵是於己

讀居陵切也  
息韵昌狹的吉日開韵翼

六韜明傳篇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亾敬勝怠則

滅

案荀子丹書大戴金匱六韜所載文大同小異當以荀子大

戴爲正

北齊書錢說訂誤

錢竹汀先生論李百藥北齊書云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脩史在貞觀初其時世

字並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勘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缺而雜采他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其實非也晁案史通雜說中云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卽稱諡焉至如變世宗爲文襄改世祖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成襄有別原文脫誤無從是正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是晁氏之言實本史通非晁氏創爲之考史通成於景龍三年上距李百藥書八十年北史成於顯慶四年下距史通纔五十年不應百藥書已殘闕或補以北史而劉子元絕無聞見也竹汀先生精博無兩亦復失之眉睫之前如此甚矣考訂之難

也惟子元當中宗朝著書而世字全不知避又從而論定之何  
也是則可異也

讀四庫全書提要志疑

史記提要云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卷不云有關蓋是時  
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  
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傳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  
題以爲識別歟渤海漢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卷不名  
史記班固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未嘗無闕又古人私家著述  
亦可稱臣不必因奏進而始傳也史記自傳臣遷亦自傳太史  
公則褚先生曰亦無以定其爲後人追題

歐陽修集古錄提要云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

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遺積至千卷據其大要各爲之說瀚  
謹案據此文則似曾爲金石錄未成而歐陽繼之者歐陽跋尾  
類在嘉祐治平間曾跋尾雖不題年月而桂陽周府君碑跋云  
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書江西石幢記跋云至  
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鈞此下闕漢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翁西陝頌跋云熙甯十年馬城中至爲轉運判官於江  
西出城州所得此頌則其集錄固在熙寧後矣又周府君碑跋  
李翁西 頌跋皆有訂正永叔語斯又曾錄在歐陽後之明證  
矣至謂曾製序一篇存元豐類稿中今檢類稿實無此序豈因  
其弟五十卷爲金石錄跋十四則而誤憶之歟

孫馮翼京畿金石考序李芝齡金石存序皆有序存元豐類

稿語然檢類稿各本皆無之或別有此本疑莫能明也

博古圖提要云按晁公武讀書志解宣和博古圖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敘求記傳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訛矣  
潮諫案此蓋黼字諱非楚字諱也詩衣裳楚楚說文引作衣  
黼黼作書者自名楚或書作黼猶米芾亦書作黻也不知何時  
誤書作黼人習知伎倖傳之王黼遂認爲黼作至大刊本輒削  
其名是殆疑於子我作亂曾參殺人矣晁公武讀書志成於紹  
興二十二年上距大觀政和纔四十餘年其於本書既題王楚  
集又於薛尚功錄鼎篆韵云政和中王楚所■亦不過數千字  
豈書出於黼而公武不知顧一再傳楚不已邪

吾邱衍周秦刻石釋音提要云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爲縫其說與當作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還之爲遂則還遂二字詛楚文石本板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瀚謹案詛楚文云絆以昏姻說文絆繫也則絆義自通不必改作縫而衍以爲縫者疑衍所據本作絆說文無此文而有縫字縫以鍼紡衣也縫以昏姻聯屬之意義亦可通縫逢聲絆亦當半聲衍求絆字不得故以縫通之也還之爲遂蓋遂取吾邊城衍所據本遂作還說文還迨也迨還也二字相轉注取吾邊城無義可說而遂之古文作■形與還似故衍易爲遂也遂則通矣提要并云還遂二字詛楚文板本石本皆無其文又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

楊慎水經注碑目提要云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翰謹案隸釋水經注碑實一卷後書提要亦云一卷此作三卷誤矣

張弨座鶴銘辨提要云弨親至焦山揭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逌所載者多得八十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爲■核翰案顧起元當是顧元慶之譌起元字太初江甯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侍郎諡文莊著有金陵古金石考與座鶴銘無涉元慶號芷畦蘇州人著述甚富座鶴銘考其一也

焦山古鼎考提要云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王士祿所據者程邃之本林佑所據者徐煥之本二本互有得失張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尖真矣瀚謹案焦山鼎至今

無恙提要此言殊不可解潮別刻石爲省摹搨豈必原器不存乎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提要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摘其舛誤之第三條云元賜冥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皆以爲無押字案此碑長興四年九月是後唐非元顧錢二書皆不誤提要作元殆寫刻者之誤耳

徐官古今印史提要云至謂縣字取糸糸倒首之意假借爲州縣字所以言民之倒縣其謬妄更不足辨矣案二糸字當作縣縣倒首也見說文徐蓋據說文釋其從縣之意而不知縣糸會意爲縣假借作州縣字則惟依聲託事非有義也

謬論茲又誤縣作糸謬戾濶甚瀚未見徐書不知此徐書板本之誤邪

抑提要板本之誤邪

孔北海集提要云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  
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敍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  
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又云張溥百三家較此本少再告高  
密令敍告高密縣僚屬二篇今案百三家表疏二篇上書五篇  
對一篇敍六篇書十六篇論四篇議二篇碑一篇詩五篇八首  
其四十二篇比四庫本多五篇而提要則謂其少二篇何也蓋  
此提要細數總數雖相符合而實有錯誤如敍稱一篇而又云  
張溥本較此本少二篇然則敍當作八篇此云一篇顯然錯誤  
張本議二篇一爲馬日碑不宜加禮議一爲肉刑議二篇不應  
有關則議一篇當作二篇其詩六篇蓋分雜詩二首爲二篇非

有加於張本也其總數當作四十二篇而云三十七篇者就已誤之細數計之未與原書對核耳凡指如此俟覓四庫本對證之

蔡戡定齋集提要云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眉山李廌爲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今檢陳錄惟云定齋集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蔡戡定夫撰君謨四世孫丙戌甲科而已更無他語迺考引同不知提要所據陳錄何本

黃注文心雕龍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引左傳而引僞孔安國書序爲宗經本文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徒引左傳仍不能明非不知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出左傳

也諧謔篇荀卿蠶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爲賦苑云  
荀卿蠶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蠶理足明  
諧謔之意不然雖全鈔蠶賦一篇意仍不明非不知蠶賦在荀  
子賦篇也要亦以人所共知不須兼引提要乃指此爲尤多不  
得其根柢過矣至安國書序雖僞梁朝文士無害其宗信此又  
不必責注家之濫引矣

提要載任昉文章緣起有明陳懋仁注 國朝方熊更附益之  
題注者懋仁語題補注者熊所加而譏其蔓衍論文多據拾摯  
虞李充劉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貞藝苑卮言之類未爲精要又  
譏其議論紕繆謂七篇原於孟子莊子之七篇鄭約當仿王褒  
僅約瀚案凡此所譏皆補注也補注本瀚未見其陳注本則見

卷之三  
於曹氏學海類編訓釋謹嚴益無長語

强行父撰唐子西文錄提要引强行父自序宣和三年罷官京師唐先生同寓城東景德僧舍而駁之云考庚以張商英罷相之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道卒大觀五年卽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唐沒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其說殊爲可疑謂好事者依託爲之瀚案強序又云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所記瑣細明確如此豈似依託者之所爲如後依託亦當略考其卒年豈得於卒九年後猶覩覩作生交語且別撰出一卒年以招駁難乎此蓋作宋史又苑傳者北歸道

卒聞有脫漏遂致子西減算九年正當據此以正史不當據史  
疑此提要又以劉克莊後村詩話恨子西不得及東坡之門而  
文錄言及東坡者八其一條言余雅善東坡又一條言年十八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謁於城外一園子中爲疑按子西曾一謁  
東坡豈必令後村知據強序子西卒於宣和庚子年五十一蓋  
生於熙甯三年庚戌其十八歲當元祐二年丁卯是正可借東  
坡赴定武事考其年歲符合與否至余雅善東坡一條彼固云  
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善猶喜也非謂與東坡交善也

提要議許彥周詩話讀漢武帝李夫人歌以立而望之偏爲句  
爲好奇而至於不可通當矣又謂歌本以之時爲韻論案此歌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翻何珊瑚其來遲無時字豈有一本作其

來時耶然遷遲字遠甚縱有是不可從也而考以古韵之時同部之遲不同部仍不無可疑竊謂當作翻何珊瑚其遲來遲來猶言徐徐來也若言來遲不惟乖韵義亦未協資應成心策落耶語云非與遲韵耶語助不  
齒或是也

李日華恬志堂詩話提要云此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摘其諸雜著中論詩之語湊合成編如武伯英燭翦一聰其文甚繁今刪其上文但云燭翦句余改曰吐殘月魄暮頤動蹠落春紅燕尾忙此改字竟從何來是直不通書賈所摘矣至日華堂名恬致其集卽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誤也瀚謹案學海類編實作恬致堂詩話未嘗誤致爲志豈後人因提要改正耶至燭翦事尤與提要所說不符今備錄於左以備考第三

卷第三條云元元遺山賦雲巖石詩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訊  
燭翦一聰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賦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爲奇  
絕予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暮頤動蹠落花  
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又第六條云燭翦句余又改云朱櫻  
顆坼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覺更縕麗如所載原委分明並  
無不通處不知提要所據何本舛互至此疑當時從學海類編  
中抄出別著寫者鹵莽脫誤提要但據摘抄本駁斥未檢學海  
類編原本一對勘也

又按斜字蓋讹字之誤斜則非韻矣

帝範提要云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  
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是唐時已有二

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瀚謹案都穆鐵網珊瑚稱大德中霸州李鼐元爲之注盧陵鄧光薦序之疑今本注乃李作也

吳聿

觀林詩話一卷文獻通考引陳直齋書錄解題作吳律撰今武英殿聚珍本作吳聿蓋永樂大典本如此又注云通考作張律此所據通攷不知是何本然以吳作張誤也聿律二字義得兩通聿卽筆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秦謂之筆吳之字曰子書名聿名律皆相應而作聿者近是

呂言

後漢仲長公理統每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自著論  
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言久亾佚矣范史據載理觀損益  
法誠三篇近五千字魏鄭公羣書治要又引九段亦近五千字  
是尙存十之一真至寶也

興論

魏文帝典論久佚張溥百三家載自序一篇魏鄭公羣書治要  
載二篇一曰姦讒一曰內誠

謝康樂頌延年詩

謝康樂登池上樓詩徇祿反窮海反字疑當作及連上文觀之  
意謂旣不能進德又不能退耕徒以徇祿來此窮海也李善注  
窮海謂永嘉郡也按永嘉今浙江溫州府濱海故云窮海及窮

海言遠也作反字殊無義理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中聞侈陳游從之盛而起云虞風載帝狩夏誘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結云人靈騫都野繁輪聳淵邱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其體則祖時邁之頌周王也其意則師晏子之對齊景也德禮二字尤爲一篇歸宿諷諭諦諫亦隱亦顯乃何義門評云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又云如此則已反盡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爲務矣延年顧侈陳不已於六義何取焉竊謂前數語恐唐賢失色後數語眞令顏君笑胡盧也

舉古小廬雜著卷四

日照許瀚

小學說

尙書韵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幽部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

章明陽

部姓姓

耕部各爲韵段氏六書音均表謂姓明爲陽耕合韵非

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東部堯典

部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幽部朝舟聲

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東部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宵部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魚部堯典畢

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幽部

還可遠在茲

之部皋陶謨

在知人在安民

真部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

博部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脣部

五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

博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用部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博部

章陽政事懋哉懋哉

用部

東部合韵天明畏自我民明成

脂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陽部

亦魚部天明陽部亦魚達于上下敬哉有士

魚部

臣哉鄰哉哉臣哉

真部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

魚部

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東部已見堯典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東部應蒸部合韵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顙顙罔水行舟朋飲于家

魚部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訛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篤讓下管

執鼓合止柷敔笙箫以閒鳥獸跕屣

陽部鼓敔魚部自爲韵

箫韶九成夙

皇來儀

此當有合韵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魚部庶尹允諾

尹諱部諧脂部合韵諱脂二部合韵最多說詳

左傳韵昭二十八年又案唐韵尹余準切說文準隼聲隼乃隼之重文又卽鷙字段氏注攷鷙爲鷙字之譌隼佳聲詩釋文隼音隼本又作隼毛傳隼夫不也爾雅隼其鳩碍是隼佳古通用牀部字也而唐韵隼思允切廣韵隸十七隼思尹切是皆从隼讀爲之隼又爲鷙據其字隼未定孰是要皆从隼得聲諱部字隼一雋也而或與隼同則屬牀部或與隼鷙晉同則屬諱部尹隼雋類也諳隼雋類也知隼雋隼准之通斯無疑于尹諸之合韵矣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之部舞作歌帝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陽部臯虞載歌

元首叢脞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

歌臯虞載歌又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草懷底績至于衡漳禹貢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魚部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淮沮會同桑土既鹽是降丘宅土魚部同

候部可

以合韵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宵部合韵

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魚部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魚部

絲之部

淮沂其乂夢羽其藝

祭大野既豬魚部

東原底平原元部平讀如便

便程之部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魚部

厥草惟

天厥木惟喬喬部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墳下土墳墳

魚部

厥貢漆某綿紵厥篚織績錫貢磬錯

魚部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

脂部西近考古音者多云當讀如先聲東西卽接字仍舊以入脂部爲本音

漆祖卽從灋水攸同

東部

荆岐旣旅終南懷物至于鳥鼠原隰底

績至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丕敘

魚部禹貢畢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魚部甘誓

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忘弗協

緝部

曰時日曷器予及汝皆亾

陽部湯皆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幽部殷庚

引遲任言案說文舊臼聲重文作鶴休聲則本音當在幽部甚明而詩

蕩以舊與時韵召吳以舊與里韵皆入之部舊變音也又案作新二字蓋庚庚推源器非求舊之意非遲任語

非天民民中絕命

貞部高日

我生不有命在天

生耕部命天真部  
合韵 西伯戡黎

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墨。

陽部命天真部  
部自爲韵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東部同上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陽部  
我用沈醜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陰部  
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酒亢醜部  
魚部今殷其淪若涉大水其無津源殷遂墨。陽部越至于今。以上以  
韵未確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遯于荒。陽部今爾無指告。

予頑隣屬之部若之何其

微子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雞支部晨  
諱部聞韵

惟家之索

魚部  
引古人言  
牧哲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洪範

惟天陰隲下民

眞部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魚部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父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之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

東部容伏本春秋繁露漢書五行志解作容班氏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寃以解此經則作容信矣鄭氏注大傳云容當爲睿是作睿者鄭本也今案依韵當从伏本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部  
守咎幽部無虐茕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自爲韵  
其昌陽部凡厥正人旣富方毅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魚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之其作汝用咎咎幽部此疑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歌部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幽部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魚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陽部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偏真部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諱部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陽部言元六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頤辟民用僭忒

部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東部案馬注逢大也此當逢字斷句吉字自爲一句而與下文三吉字自爲韻又下文每段從字道字皆自爲韵而孔傳解爲後世遇吉以逢吉二字連讀非是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蕎麌

魚部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東部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父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

時既易百穀用不成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

成寧星星耕部明草康陽部雨夏雨魚部各爲韵易易支韻亦可韵洪範畢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耆能多

村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目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  
子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身神神民命真  
都庭耕部合韵畏

歸脂部自爲  
商金膝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脂部大誥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東部

若有疾予曷敢不與前寧人攸受休畢

疾脂部畢至部合韵大誥畢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鮮寡庸庸祇威威顯  
民用肇我區夏魚部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幽部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虞部惟  
時歎乃寘兄勗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

魚部康誥

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

命真部訓韻

部合韻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小宵部懋幽部令韻引所聞

乃服惟以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真部

乃旣播農造民大營

魚部

弗念弗庸瘼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怒

諱部

肆予小子封惟命不予以汝念哉無我殄享

陽部明乃服命高乃

聽用康乂民

真部聽卦部合韻

在今後嗣王耐身厥命罔顯于民

真部

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詒部酒詒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來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sub>陽</sub>  
肆<sub>部</sub>王惟德用和憲先後迷民用憚先王受命已若茲藍惟  
日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元保民<sub>真節</sub>

<sub>梓村</sub>

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sub>魚部</sub>

<sub>召語</sub>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瘞在夫知怀抱據持厥婦子以哀衡<sub>天真部</sub>  
<sub>在子</sub>

<sub>之部自爲尚</sub>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sub>真部延元</sub>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sub>部</sub>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元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憲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元命

真部召詰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真部

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陽部呂刑

惟德威惟畏

脂部德明

惟明

陽部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脣部呂刑舉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元部

惟受責俾如流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

流憂曲部或來忌之部各自爲韻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真部雖則云

然尙欲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元部秦書案據詩則穆公所

引古人言惟民訖自若是盤責人

斯無難二句下文  
乃穆公申之之詞

論語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信仁真部文  
諱部合韵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貞部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元部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疑尤之部平聲古尤讀如疑殆悔之部上聲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綉兮倩青聲新部盼分聲轉部綉句聲真

部合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幽部  
禱部與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元部  
天部無所禱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歌部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宵部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眞部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欲谷聲侯部入聲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仁仁眞部名耕部合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次次沛脂部是支部開韵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遠也

脂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

真部佞說文大徐本作从女从信省

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注從小徐

支部合韵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

廢祭部畫

支部合韵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

部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魚部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修憂曲部讀聲古讀如謙侯部合音徒止聲改已  
聲之部段注說文改徙下止聲爲會意入脂部無據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陽部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魚部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之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之部與室是遠而下遠韻

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元部案師不稱制情分然耳此爲成韵故不稱名而稱字非別有義例

也漢世往往取人名字組成韵語以爲綏譽蓋本諸此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真部蓋古語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耕部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魚部非修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

諱部身親

非惑與之部德恩慕自爲

韵子張開章同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真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命人真部言元部合韻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通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怨元部羣君諱部名耕部合韻

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謫

接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脂部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之部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諱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祭部仲突仲忽

脂部

叔夜叔夏

魚部

季隨季騶

歌部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元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東部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真  
部

右三十餘條皆有韵又如解不觚觚哉觚哉使乎使乎时哉时哉之類亦可成韵又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親仁真部韵而下句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得韵则知上句故亦非韵矣又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时信人真部时之部不得韵然觀左傳昭七年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人民真部时之部正與此處同或亦可合韵耳

孟子韵

感鹿濯濯白鳥鵠鵠王在靈沼於初魚躍育部鵠  
詩作鬻

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亾

陽部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陽部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之部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元部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魚部

芑詩作旅又遏詩作按遏曷聲祭部按安釐元部古音近假借案說文領安聲其重文作韌廣韻入十二曷是安聲曷聲相通之證蓋元之收聲爲兀故元从兀得聲冕亦从兀得聲輒元聲而論語輒作輒怛旦聲而詩甫田以怛與榮韵匪風以怛與登偈韵桀發偈皆祭部字也憲害聲而詩憲憲令德中庸作顯顯六月以憲與安軒間原韵乘尾板崧高以宮與翰難番單韵顯安軒間原韻番單皆元部字也歛歛聲或作許辭聲書蓋度若原木之有曲辟說文引作若頌木之有青歛詩商頌以歛與旆誠烈馬達裁伐桀韵氣葉則以歛與番韵公劉則以歛聲之歛貢原繁宣歎原韵廣韵以贊歎歎歎歎醫人十二曷又以歛入十五錦以歛歛歛入十七許怛怛咀叱型怛笪笪鞬啖飯哽並在曷韵疏拾腎曉取擾並在末韵咀簷在錦韵袒裸暮絰在嘗韵亦可以觀元祭二都之通矣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之部趙注云言天生下民爲

也

焦禮堂先生正義云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竈之八字句四

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廟案趙讀是也爲古文

尚齊取此文入秦誓則惟我在三字易之爲緩而以竈

綏四方爲句既失其句又失其韵矣君師亦可合韵

吾欽觀於轉附朝儻邊海而南放於琅邪。

魚部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幽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之部

夏誥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幽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魚部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燭闇胥讒民乃作惡之部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幽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亾。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

陽部  
流連

文

皆有韵不當二字猶無韵

然

曲元二部從古不通不放強說

畜君者好君也。

幽韻於先王觀也晏子春秋內篇作寡人何修則夫

先王之游修游韵也今孟子作觀則無韵通攷全章文義作游

長恐孟子本亦作游涉上觀字而誤作觀也趙注云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游觀乎趙以治字合修字以觀字合游字爲

說似所據本末誤後人見趙注有觀字不復疑正文觀字有誤

矣又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吳子作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

游字商以豫與下夏諺孫字韵也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

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與豫古音同通

用又東京賦云旣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增戶度秋豫以收成

觀豐年之多稌詳注秋行日譯說詳孔屏軒先生經學卮言論

謂春游秋豫古說鑿鑿可徵今孟子無此文疑脫也何以明之

如管晏二書異先於孟子孟子所微引當與彼同不得失此要義卽如翟晴江先生四書致異謂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

反管晏入之亦必孟子先有此文而後管晏襲之不雲何以是明之

從孟子襲之相符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袞糧也然後可以爰方敢行。

陽部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魚部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脂部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陽部

雖有知慧不如乘勢

脂部

雖有鉅基不如待時

之部

不虧撓不目迷思以一毫控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宵部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陽部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之部

萬章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君諱部

萬章同

使之部

伯夷章同

事部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仕止久之部

速曲部

末句二速字自爲一音又夷可與退韵尹可與進韵子可與仕止久韵恐涉穿鑿不强說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宵部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脂部

脂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孽活祭部違脂部合韵案孟子兩引此文則孟

子所見太甲固如此矣禮記緇衣引作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這官聲元部元祭二部古音相合說詳前以過徂莒下矣爲古文尚書合取孟子緇衣之文

爲之於古音尚無乖不仁者章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然元部達祭部合韵說見以過徂莒下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之部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爵寧部宅魚部合韵楚詞大招逮與昭迷遙韵是其制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部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元部此下如受就亦似

韵而下段止去雖得合韵而非

正音故不說

伯夷章是皮同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忽阨窮而不憫

君謂淳部官怨元部合韵

伯夷章同又名貴章

君官同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畔元部順  
淳部合韵

微者微也歸助者藉也

部

庠者養也

馬部校者教也

宿部序者射也

魚部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正平耕部均  
眞部合韵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記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含翠

禁廬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榆濟深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之部此韵太疏恐未必然以下

段有韵疑此亦同始存待賀

后稷教民稼穡之部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穀侯部熟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道獸曲部教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諱部親信真韵合韵此段韵亦通放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育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如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部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之部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幽

部

太耆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陽

部

澤水者洪水也東部白圭章同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圃園使民不得衣食之部

嘗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部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耕孔

部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秋曲詠懼魚部合韵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耕部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俟部楚詞漁父同又下孔子語亦以清纓濯足爲韵  
孟子侮侮毀伐伐亦卽韵類此者甚多他處不列  
爲韵故此處亦不列

爲韵恐涉穿鑿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魚部古宅讀如度路亦可  
讀如洛宅无聲路各聲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遠部平耕部合韵

爵中正則眸子瞭焉爵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宵部

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親身眞部大祭部聞本詳部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義爲歌部禮禮亦可自爲韵否則脂歌通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得之

部安原元部深侯部凡文之重疊相承者皆韵吾聞諸王高郵師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至部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真部息問公明高亦述此二語則二語本爲

經文可知矣至長息所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于父母三字蓋下爲義非與于孚天爲對文長息意蓋疑其號泣于旻天于孝父母之聲無當故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若經文本有于父母三字長息復何疑乎蓋平萬章復何疑乎舊古文尚書采入大禹謨蓋誤以長息語爲尚書語矣又秦詩小弁毛傳云舜之怨慕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母儀篇云日呼閔天呼父母是古書原有于父母三字列女傳于作吁爲異耳于呼可通用又疑毛傳列女傳本之孟子非采書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二部音最相近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之部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幽部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之部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民眞部視  
脂部聽  
耕部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命眞部爲歌  
部致至至部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共諱部民  
真部合韵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久仕之部  
速幽部處

集大成  
段亦可成韵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陽部

詩云周道如厤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脂部詩厤作砥說文厂部厤柔

从石是厤砥本一字

告子曰生之謂性

耕部案生之謂性猶言仁人誠宜語本不誤而自告子言之則誤

告子云性者生之質也

亦未嘗不以生爲說但董子之意主人言告子之意兼物言故孟子必再詰而後駁斥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之部蒸詩作烝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養長亾鄉陽部消宵部合韵易泰否

象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皆以陽宵二部合韵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幽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真部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真部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因部子之各爲韵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魚部

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元部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惠脂部介祭部合韵

窮負而逃遼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魚部

居移氣養移體。

膚部

天下有道以道。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

也

道世同身人真部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眞部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斂流歎而問無齒泣

祭部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

辨部

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人眞部國色之部

部

仁也者人也

眞部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辨部命部

合韵真部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忍諱部仁部

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部

左傳韻

隱公元年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元部 鄭莊公 舊母姜氏

君何患焉若闢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元部 叔對鄭莊公 考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東部 鄭莊公 入隧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祭部 姜氏 出隧賦

五年 夫舞

與下 韵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俊部 故自八以下 魚部 衆

仲對公 問羽數

六年

親仁善鄰

眞部 父諫陳侯

丑

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魚部 膺辟爭

長輩仲請於晉

周易引  
周誦

桓公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脂部 叔引周誦  
虞

莊公十二年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脂部  
論宋對魯弔  
臧文仲

二十二年 麟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蒸部  
陳敬仲

引詩  
辭齊鄉

是謂鳳皇子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陽部  
易同  
敬仲  
陳懿氏妻  
古辭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身真部  
諱部合韻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

陽部

庭實旅百而奉之以玉帛

魚部  
遇觀之否  
周史爲敬仲筮

二十八年 犹之廣莫與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魚部  
外嬖梁

五東開鑒五爲  
臺姐說晉獻公

十三年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真部 史舊論義

享莘神引所聞

閔公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魚部 晉

士爲引謗

寢爲土車從馬。

魚部

畢萬筮屯之比辛廖斷辭

二年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魚部

季氏亾則魯不昌。

陽部卜楚正之

父卜成季生孫辭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魚部有之乾辭

筮大

僖公四年 專之渝。擴公之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幽部

姬  
子鑒

五年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幽部士爲引所聞

狐裘尨茸。一圉三公。吾誰適從。

東部草應省聲毛茸

士爲退賦

輔車相依骨肉齒寒

依腮部寒元部

宮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神人親真部依脂部  
宮之奇諫虞公引所聞

皇天無親

貞惟德是輔善之部  
無德卷伯常式

宮之奇引周書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稷德之部馨耕  
部開訥

又引

民不易物惟德駕物

駕部

又引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黃黃天策燁燁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誨部  
引童謡

七年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陽部告鄭伯引詩

知臣莫若君

臣眞部君諱部  
楚子文引古人語

九年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魚部孔致王命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魚部公命荀息  
晉獻

唯則定國

之部  
孫枝

引所聞

十二年 僕氏余嘉乃勤應乃懿德 諸不怠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之部首尾不韵

王命管仲

十五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魚部  
秦伐晉卜  
徒父筮遇盧辭

士刲羊亦無豈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

妹之睽猶無相也陽部  
震之離亦離之震

震波諱部  
離離爲雷

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驥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之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適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廬

魚部  
晉獻公筮伯姬嫁秦  
遇歸妹之睽史蘇古義諱

二十四年 地平天成

耕部  
八年地平天成內平外成與此同

二十五年 余攘殺國子莫余敢止

之部  
衛

二十八年 稱舍于墓

魚部 唐虞人某晉國

原由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之部 武晉虞人城漢

三十二年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

魚部 教戰秦  
蹇叔吳遂子

文公二年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陽部 聞引周志晉犧

五年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元部 楚文仲哀楚滅六蓼

七年 箴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臚部 德之部合韵  
郤缺告趙宣子

戒之用休蓋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脂部 歌令韵  
郤缺引夏書

十七年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脂部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引古人言

宣公二年 瞑其目睷其腹弃甲而復

幽部 子思子思弃甲復來

之部

宋城  
者爲華元記

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則那

歌部  
駿乘荅級者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歌部  
復荅

十五年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鼓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

魚部

之詞也伯宗引諺案諺止四語國君以下伯宗

嗟匪瑕者以況之而歸諸天道之自然舊以國君句

達上同爲諺語而謂垢與瑕爲德疾合韵非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魚部  
楚宋明辨

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耕部  
舌職引諺

成公九年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美無弃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

脂部

克苦三都引詩君子論楚

十五年 聖達節次守節不失節

至部  
脩位引曹子識前志

十六年 人恤所夙其誰致死

臘部

楚申

叔時對子反

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

幽部

晉筮遇復辟

郢陵戰

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脂部

謂部

聲伯

襄公四年 淩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內脂部

外祭部

愚弄其民而庶

弄于田

真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之部

魏絳對晉悼公采國家

疑當作家國亦之部與惡服韵

處澆于過處蕡于戈

歌部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蕡于戈

歌部

芑芑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秩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幽部

共其國恤而思其麤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獄臣司原故告僕夫

魚部引周史辛甲

魏絳

虞簇按牡土聲本音在魚部而毛詩是伐木信南山雖有駢音也此簇舊以牡與上州道廟草彌牋爲一韵家夫爲一韵稱謂牡旣土聲自可連下家夫爲一韵雖與詩異實得本音

姑存待質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

委幽部駘子使之部台韵

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庚部城統侵邾敗因人誦按裘卽求

朱

儒而聞雖漢廣谷風黍離常棣桑扈下武江漢凡十用求字

字詩終南七月大東三用裘字皆入之

朱

皆入幽部其餘求聲字述敍鵠鵠侏珠亦皆入幽部然則

求在幽部爲本音裘在之部爲變音然裘本義求假借疑假

朱

借之始卽分兩音故三代文字求乞字从無入之部衣裘字

从無入之部衣裘字

朱

从無入幽部者今姑以裘歸幽部更俟詳攷二朱儒疊韵

五年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耕部

論楚共王不

刑引詩接舊皆以令入韵謂耕與合韵淪謂二部合韵固多此詩在第三句則未定是謂不必强合

仍當合

八年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歌部 鄭子國欲從楚引

詩周

十年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墓部 衛卜追鄭師辭

十七年 澤門之哲實興我役。

支部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後部 宋平公

築臺築  
者詛同

二十一年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

帝念功

之部未句不韵

城武仲引夏書又二十三年孔子論楚昭王引允

出茲在茲

并同

二十四年 儒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元部 與范宣子書

鄭子產

二十六年 非所怨勿怨。

元部 衛獻公諫大叔文子引古人言

十八年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陽部

叔孫穆子

惠伯論慶

富

又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之部  
答子尾

齊晏子

辭如毅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叔文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二十九年 弃同卽異是謂離德

之部  
叔子太叔

衛子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叔文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二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與之

魚部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侯部  
孟子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之

之部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昭公元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

之部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趙孟

語

昭公元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

之部  
鄭子產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子太叔衡大

子論晉城杞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引所聞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之部

秦晉和論晉平公疾

王高郵師經義述聞云室

富爲生

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韵下

文食志祐爲韵又引晉語爲證晉語作是謂遠男而

近女惑以生蠱下文與此傳同惟將死作不生爲異

三年

昧旦不顓元後世猶怠

晉叔向荅晏子引謹鼎銘氏十駕齊養新錄曰昧與丕旦

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韵也

給案錢說惟旦顓二字同部昧

之與丕後之與猶世之與怠皆

不同部段氏六書音韵表取

旦顓入十四部而昧丕後猶不收

取世怠入一部而爲之辨

云世本音在第十五部謹鼎銘也怠合前錢李福舊事就蓋

疑其說也給案謹鼎即魯之岑鼎岑謹聲相近韓非說林齊

伐魯索謹鼎新序角士作齊攻魯求岑鼎銘全文無攷以

叔向語審之似僅昧旦丕顓四字爲銘文而後世以下皆叔

向語叔向意謂前人憂勤揚厲銘諸鼎彝以昭後世如謹鼎

所謂昧旦丕顓者可謂至矣而後世猶不免于怠況如今

日不慎以樂怡憂後世豈遠久乎猶字況字緊相呼應語

本甚分曉誤認後世猶怠爲銘文不推韵理不合文義亦不

順也謹鼎不知何時作明堂位崇鼎彝往崇國名文王伐崇

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謹鼎益即崇鼎崇岑謹一聲

之轉崇鼎魯之宗器也後世猶怠叔向意蓋隱指魯之私

強

公弱以況晉之政在家門公室斬卑也三晉之分叔向其知之矣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子引謗夷部

曼

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

歌部斥趙獲

晉越文子言取州

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一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字

魚部馬侯對平公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之

部申獻禮會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元部丘賦荅子寬引詩

鄭子產作莊叔筮穆子生過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陽部明夷之謙卜楚丘斷辭

尹無字對楚靈

七年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祭部王引楚文王儀區之注

子產立伯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脯部有子荅子太叔同

鄭子產立伯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陽部晉越景子問伯

子產荅

猶能爲鬼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魚部  
如衛弔追命襄公  
王使成箇公

一命而僂再命而僵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餧於

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正考父鼎銘東海每聲本音在之部而

詩正月縣皇矣行葦凡四見皆與侯

部字爲韵蓋變音也此铭韵與詩合

十二年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

東部  
向論草子  
晉叔

十二年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脂部  
侯齊侯妾晉

中行穆子  
相投壘辭

有酒如澑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

蒸部  
侯投壘辭

恤恤乎至湫乎攸乎幽

部深思而淺謀遁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國有人矣哉。

之部 圓魚部 合韵身臣人真部自爲韵 南蒯將叛鄉人言按圓與思謀志哉韵猶廢與謀

適時茲韵

雨與母韵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之部

忠共

東部自爲韵子服惠伯答南蒯筮遇坤之比上下文如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皆有

韵而第三句長字善字不得韵故不列又中

美能黃上美爲玄下美則裳黃亦可韵

我有圓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否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之部

尚利飲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伎部子革引祈招詩

十三年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真部

晉叔向論

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真部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敢

不可悔。

之部 楚平王不許令尹子旗請伐吳。接國家疑當作家國與備力悔。韻

十六年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

元部 鄭子產弗與韓宣子求

環答子太叔子明

十八年

寶以保民也。

幽部 太叔晉子產

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亾。

陽部 冷州鳩論析告子產

二十一年 故和聲入於耳而蘊於心。心愒則樂冤則不咸。慘則不容心是以感。

侵部 冷州鳩論天王將鏞無射

二十三年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脂部 鍾離役吳公子光引所問

二十四年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

蔑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

維部 鄭子太叔對范叔子

二十五年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

真部

論宋右師將弘

叔孫昭子

鵠之鵠之公出辱之侯鵠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魚鵠

鵠跡跡公在乾侯微蹇與禱鵠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

勞宋父以騶鵠鵠鵠鵠往歌來哭侯有騶鵠來巢師

蕭何遙遙大梁書院刊本注云一作搖搖旁譜云巢搖言不安也滿謂搖卽遙本字說文新附道字下云遙猶翱翔也臣箋等按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據此則遙遙作

搖搖誠古本也未知大梁本據何本言之而訓搖搖爲不安殊涉穿鑿由未識搖遙本一字也各本皆作文武余此稿不知據向本作成今已忘之作成似大勝武再考咸豐六年六月

朔記

二十六年 周其有頌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王享陽部襄公灾之部周甫王子

朝引定王六年秦人聲  
歌語按圖譜謀可合詩

且天之有夢也以除穢也

祭部

齊晏子諫景公禳夢星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陽部

晏子引詩晏

二十七年不索何獲

魚部

吳公子光告謳詣引上國言

二十八年心能制義

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

義和歌部度莫魚部閒韵昭臨

四方曰明

陽部

勤施無私曰類庸教誨不倦曰長

長與上明字

爲韵陽部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天緯地

曰文

諱部比脂部合韵

晉成時對魏獻子申論詩皇矣之四章按比讀如賓說文班夏書作墮是其例賓雖非諱

部而音最相近脂部與真諱元通合頤多如詩北門敦與遺

撻韻碩人頤與次妻媛和韵采芑燔與雷咸韵杕杜近與偕

避韵易蔚與君荀聲分聲鄭讀微君聲舞讀戚康誥達戎

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中庸衣讀殷爾雅姑舅在則曰君

君姑說文咸下引漢律曰婦告咸姑惠氏定字曰爾雅君姑節咸姑也皆諱脂二部通合之證據此則詩韻亦當以比良

君合韻也

三十二年 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庶人無

勤諸侯用寧

耕部  
張如晉

王使富辛石  
請城成周辭

定公元年 蔑叔違天高子違人

真部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壞賦

支部  
詩如是二句似卽本支詩衆之所爲不可好也爲歌部好元

部二

部古音

相近故那離詩與歌部合韵量韻惟

令並轉入歌詩也晉女叔寬語

魚部

野人歌宋

十四年 既定爾豐豬盍歸吾艾穀

魚部

野人歌

民保於信

真部  
陽遠引詩

衛戲

哀公五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

之部二師脂部自爲詩

萊人爲齊羣公子歌王

商郵師據史記唐石經初刻定三軍下之字何黨

之下乎字皆衍文是也

六年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

陽部  
楚昭王引夏書

孔子論

七年 小所以事大信也 大所以保小仁也 背大國不信 伐小

國不仁。

真部  
阻季康子伐邾

子服景伯

九年 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

陽部  
戰卜教鄭史

晉趙

遯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幽部  
史趙占

十三年 佩玉繁兮 余無所繁之旨 酒一盛兮 余與褐之父睨

之 支部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按繁本音疑當入歌部 段氏 六書音均表以入支部 楚詞葉綱韻韻聲異

離古音同在歌部 段氏

書亦以入支部 今歸仍段氏

十六年 粱王不祥

陽部 楚庫無聚

庫魚部聚侯部合韻 苍石乞按據此文庫本音似當在侯部未必合韻也說文庫从車在广下非諸聲段氏

注謂車亦聲蓋因害韵苦故切之舊又據釋名庫舍也之訓

耳然安知釋名唐

韵之非轉韵邪

克則爲姻不克則烹

陽部 石人

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魚部

衛侯夢人登昆吾

之觀被髮

扶面而裸

如魚覩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陽部

閨門塞寶乃

自後踰

侯部 衛侯卜夢辭

詞錢氏十駕裔養新錄曰杜氏

以裔爲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當矣而孔

穎達曲護杜義辟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

墳疏引左傳如魚覩尾衡流而彷徨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

取注爲證仍

不取杜說

十八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之部 君子論

二十年 溺人必笑

晉史

黔于楚陞

二十一年 魯人之皋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

國憂

幽部

頤之盟齊人責魯歌王高郵師曰泉當讀爲咎高階陳怒號

二十七年

服車而朝母廢而勞

朝幽部勞宵部合韵齊陳成子以君命命顏涿聚子晉

按朝丹聲本音在幽部而詩用朝字告入宵部蓋變音也此韵與詩合

左傳韵補遺

莊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之部 曹刿答其鄉人

閔公二年

敬其事則命以始之服其身則衣之

純身真部用部誦部

其衷則佩之度

度衷東部魚部疑合韵今命以時卒闋其事也衣之尤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

易衷東部事不得韵疑猶矣數晉太子申生

文公十八年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脂部 史克爲季文子對公

襄公九年 固無滯穫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人民年真部。壯爭耕部合韵。

亦可作閒部。

晉悼公息民。

十三年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

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鄢以辱社稷。

之部君訓

諒部自爲韵。其王疾告大夫。楚。

二十一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貞部武子誥。盜城武仲答季。引所聞。

二十五年蕪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蔽澤辨京陵表淳卤數疆  
原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  
兵徒兵甲糧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澤卤豬賦馬魚部數木矣。都林侵部陵蒸部合韵涼

沃省都泉幽部合韵。爲同馬子木使庄賦數甲兵掩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以行之行無越

恩如慶之有畔。其過鮮矣。

功終東部之之思之部畔鮮元

昭公元年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庸對伯州犁鄭子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魚部晉祁午

謂趙文子

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

元部趙文子苔卯午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

元部趙文子楚免叔孫

四年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魚部楚子戮慶封

謂諸侯

七年 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閭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作儀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魚部呂異脂部羊

尹無宇對

楚靈王

紂爲天下逋逃主

莽淵

疾部

羊尹無字

引武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人民真部時之部

合韵論語

敬事而信

章部

同士文伯

封晉侯

雖有挈饋之知守不假器

知支部

器脂部

台

定公四年君命天也

真部

鄭公

其弟懷

哀公元年樹德莫如滋之去疾莫如盡

疾脂部

盡真部

合韵

說文疾矢聲詩吉日矢與見疎韵大東矢與與矢履視涕韵易塗塗矢與葬韵皆脂部字則矢本音在脂部疾本音亦當在脂部矣詩抑疾與戾韵正合本音至衛風伯兮則以疾與日韵雨無正則以疾與血室韵易躰則以疾與實卽韵乃變音也段氏六音均表列爲真部入聲而以抑之與戾韵者爲合韵說文注輒疑聲字爲衍文亦以與戾韵者止一見與日至實卽等字韵者凡三見故從其多者爲定耳其實古人用韵之文存于今者無幾其多少之数未足據也王高郵師取段氏所列真部入声别定爲至部亦不以疾入脂部蓋亦據易詩用韵之迹爲准也蓋夷聲詩楚歌盡與引韵柔體亦

與翻泥頻韵故知本音在真部依疾本音及高郵師所定韵  
一 部則疾與盡爲合韵依段氏所定韵部則疾與盡爲本韵段  
氏以廣韵質極肩配真黎先寔沿陸謹言之舊  
合觀此文則知古今音韵流變其亦必有因矣

十六年早天不弔不憇遺一老僕屏余一人以在位筦筦余  
在疚嗚呼哀哉足父無自律位律脂部疚哉之部自爲韵弔  
宵部老幽部父魚部合韵一哀

孔子公誄

右左傳韵百四十餘條其入補遺者或不盡確左氏有韵之  
文殆略備於此矣其或更有遺者當續補之段氏六書音均  
表弟十五部引成四年史佚之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脂  
之合韵備案脂與之古人合用最少況左氏引史佚語他皆  
無韵未必此二語獨有韵也今所不取道光乙未夏至前三  
日志於定武試院之秀櫛文峯樓

孝經韵

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

親身真部君諱部合韵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支部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真部

居上而驕則亾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亾兵陽部刑

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耕部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親真部先諱部合韵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明陽部通東部合韵

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堪  
神有所不通與此合韵正同

右孝經有韵之文止七條而合韵者四果周文耶

往在京師喜與蕭寧苗仙露談古韵仙露之爲韵也墨守亭

林氏十部子則以高郵王文簡師廿一部爲宗然每與仙露  
縱談孜孜忘倦未嘗稍鑿蓋顧氏爲古韵開山王氏特從而  
加密其原固無不合也時從學使者校文畿輔試院苦無書  
可讀暇輒取行篋所攜經子如書如左氏傳如論語孟子孝  
經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韜孫吳之屬細繹本文審定韵部  
歸而質之仙露此冊皆經文其諸子就江晉三先秦韵讀補  
正之而已